

逝去的何只是悠闲

○ 杨继绳

1057年（嘉佑二年）4月14日，二十岁的苏东坡中进士，因母丧在家服孝一年多，1059年（嘉佑四年）10月举家迁往京师。他们从四川眉山出发，一路饮酒吟诗，饱览湖光山色，第二年2月才到达京师（开封），行程4个月。1071年7月，苏东坡离开京师（开封）到杭州任职，路经淮阳（陈州）在弟弟苏辙处住了70多天，11月才到达杭州。行程又是4个多月。那时人们是多么悠闲啊！在以往的年代，人们悠然自得，享受着田园诗的生活。

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出行速度。从1519年9月到1522年9月，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，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，完成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。今天，环球一周只需20多个小时。科学技术还为人类获取生存资料节省了大量时间。100年前，人们为了制造一件衣服，仅织布就得花一个月时间，今天不到一小时就可以织好一个人一年需要的布料。

科学技术为人们节省了那么多时间，今天的人们却是忙忙碌碌，步履匆匆。1960年代，从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到公共汽车站（32路或31路），步行三四十分钟，没有人焦急。今天，出租汽车进入了清华园，还嫌车速太慢。今天的人们，像被置于高速传送带上，成天跌跌闯闯，昏头转向。

人类能不能生活得从容一点？2009年4月，英国人举办了为期10天的“伦敦慢下来（Slow Down London）”的运动。活动的组织者称：“节奏紧张的伦敦人每天忙得像兔子一样蹦来蹦去，稍微走慢点就会引来人们的不耐烦，进地铁站的时候如果掏票动作慢了点，后面的人就恨不得把他直接扔过去……压力太大、节奏太快，实在无益于都市人的身心健康。”

科学技术为人类节省了这么多时间，为什么时间更加紧迫？

根本问题在于，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，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失去理性。

过去一个人出行，迈开两条腿就行了，慢是慢些，但不要很多人为他服务。现在一个人出行

要坐在一架两千斤重的复杂机器上。快是快了，造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（钢铁冶炼、各种车用材料的生产、机械设计和制造等）？用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（能源开采、炼制，各种辅料的生产、遍布全球的汽车维修服务网点和道路网的建设与维护）？过去穿衣，只要保暖、大方就行了，大家穿同样形式的衣服觉得很自然。现在追求多样化，服装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。过去离家外出，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，家里就放心；现在外出，下飞机后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，家里会担心飞机出事了。为了保证人们能及时通讯，建立庞大的通讯行业和与通讯相关的行业需要多少时间？

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，新的行业不断出现，每一个行业又需要其它行业为它服务。各个行业相互依赖、相互交织，社会生活也比过去复杂了。而这些繁多的社会需求，复杂的社会生活，其中有些不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。但是，一旦这些行业建立起来了，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，就是新的就业机会，就是利益关系，再也退不回去了。

忙，本来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，而结果呢？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：空气肮脏了，水源污染了，食品中的添加剂多了，汽车堵在路上开不动了。而更为沉重的代价是：环境污染，矿山枯竭，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气体的积累已经危及大气层，地球变暖。据科学分析，在18世纪中期以前的65万年里，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始终维持在280ppm（注：一百万体积的空气中所含污染物的体积数）左右，而之后的250多年，人类活动使得这个纪录不断刷新。要避免全球变暖带来严重的灾难，必须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（即18世纪中期）以前的增幅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。但仅1906年到2005年间，已经升高了0.74度，此后的一个世纪，升温幅度将达到1.1度至6.4度。

我们可以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是用“熵论”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。“熵”，就是自然界中无用能量变成无

用能量的程度。爱因斯坦认为“熵定律是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。”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把熵称为“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哲学定律。”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，最终都是把有用能变成无用能，都会给环境增加混乱。因此，人类的生活是以环境中熵的增加为代价的。今天，在经济统计中，用消费量作为衡量生活是否“幸福”的指标。高消费，成了人们的追求目标。从熵的观点看，高消费就是高增熵，就是加速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。

一个全靠体力进行劳动的农民，每消耗一卡能量可以生产出10卡左右能量的产品，

现在一个美国农民，用一卡人力的能量，可以生产出6000卡能量的农产品。但是，如果把农机、化肥、农药等相关的能量计算进去，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农民，用10卡能量才能生产出一卡能量的农产品。可见，技术进步也是以环境的增熵为价的。

现在又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，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什么比过去更少？用熵的理论来回答：现代社会每个成员所消耗的能量比300年前高出上百倍、上千倍。人们创造的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条件所花费的时间，远远超过了机器所节约的时间。人类想得到轻松，反而招来了繁忙。

人们的忙碌是在加速制造熵。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里夫金大声惊呼：“极目四望，世界的熵已经增到惊人的地步！”科学家们认为：熵污染是人类的头号灾难，随着熵的增加，这种灾难日益深重。而熵值达到一定的限度，地球就会进入“热寂”状态，也就是地球的死亡。

今天世界各国，发展经济有三个动力：内需，投资，出口。内需是国内的消费，投资是未来的消费，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。也就是说，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。为了推动经济增长，就千方百计地扩大消费。信用制度又鼓励人们超



“伦敦慢下来”活动中参与活动的伦敦市民

前消费，用未来的收入支付今天的消费。高增长是靠高消费推动的，而高增长又是为了满足高消费。人类被市场裹挟着强迫消费。消费不是生活的必需，而是为了经济增长。高消费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幸福生活。不仅人类本身被高消费所累，还破坏了自然环境。哥本哈根的世界环境大会的失败，其罪魁祸首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。高消费？高增长，互为因果。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人类自掘坟墓之路。走出高消费？高增长之路，是人类摆脱危机之路。

我不是提倡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，不是提倡从汽车回到步行；而是警告人们，对经济增长要保持理性的态度，要以理性的态度来检讨今天的生活方式。理性的生活方式应当是，以最少的消费，获取最大限度的幸福。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。现代人们认为过去的生活方式不幸福，其实，处在当时环境的人们并不感到不幸福。不感到不幸福就是幸福。简单就是幸福。要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，就得改变人们的幸福观、审美观，就得在各个领域刷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，也将改变社会活动规则。人类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智，才能够实现这一重大转变。❏

（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，曾任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、新闻采访中心主任、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）